



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雪冰素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溢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凤凰山

生活·连载

08

2020年1月3日 星期五

达州晚报

主编:郝良 编辑:蔡伟

都市慢生活

岁末碎记



和朋友约好,中午参加完学生的婚宴后,一同去看望另一位受伤的朋友。路边等车时掏出手机看学生发的信息,却赫然发现宴席根本不是今天,但我分明记得今天有一场必须参加的宴会,是谁,为什么邀请?我努力回忆竟没有头绪,再次叹息时光无情,记忆力开始减退。

受伤的朋友是一位温润柔和的同行,对人态度是出了名的耐心和气。赵医生自认随着年龄增长,不断修行改过,性格已经非常温和,有天和年轻医生闲聊,问包括我和朋友在内的三位医生,哪个脾气最好?年轻人狡黠:说假话,朋友第一我第二;说真话,朋友第一我第三。

这样一个最温和的人,却无端受到伤害,让人愤慨天理何存。见面却是平静的面容,和缓的语气,病床上依然优雅知性、礼貌得体,丝毫不让旁人生出言谈忌讳的

窘迫。坚强从来不只是气壮山河的强悍,更是处惊不变的柔和,让伤害终止于身体,不被它打击到灵魂,才是真的坚强。

离开朋友,去探望一位生病的长辈。见面长辈问去吃席没有?惊愕3秒钟,恍然记起今天是另一位亲戚生日宴,我把两起宴席各记住了一半。自然是赶紧联系、道歉、补救。长辈兀自喋喋生病用了几大万的费用,我安慰:用钱能救回命就是好的,只怕钱花了还治不好。

离开医院,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,阳光虽不强烈,到底能照出长长的影子。不知从哪一年起,岁月流逝的伤感越来越强烈,岁末更是莫名惶恐,以致出现今日记忆的差错。对自己的状态甚不满意,我决定沿滨河路走走,步行回家。

滨河路上人很多,都是趁着天气好出来晒太阳。同样的阳光,冬天里大家都稀

罕、都喜欢,到了7月试试,谁都讨厌、都躲避。所以人啊,最好能做冬天里的阳光,出现在需要的时候,而不是七月骄阳,让人厌而避之。

路过一排高楼,条件性抬眼上望,加快通过的步伐。儿子发来那篇标题《重庆坠楼者砸死女生生失独再生女》的报道,让人看到心痛。世上最残忍的事,莫过于失去一次希望,再失去一次,那种绝望何以忍受。走路看天上吧,然而灰尘迷了双眼。

心理学家说,人一生总会产生一次自杀的念头,我曾经思考过如果实在活不下去,选择什么方式结束生命,当时的选择是坠楼。因为觉得,人如果不借助机械,可以像鱼一样水中游泳,猿猴一样树上攀爬,却唯独不能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,所以生命的最后,体验一下自由飞翔的感觉。然而这个坠楼者让我知道,自由落体的力量何其巨大,它可以毁灭两个如花的生命。为自己为别人,好好活着吧。

回家坐定,翻看手机,满是北京急诊女医生被杀的文章,而前一段时间又满是医生猝死的消息,什么时候医生成了高危人群?我已经习惯不看、不转行业内负面消息的文章,因为看一次心痛一次,转一次失望一次。

科室年轻人,忍受不了病人刁难,委屈愤怒时,我会劝:换位思考。但我不会无原则的支持那些无厘头的苛责。有次一位老大爷(为了文字雅观,不然只配称老头儿),气势汹汹责骂护士妹妹,当我们劝解时,他信口罗列一堆毫无逻辑的理由,我断然道:不可能,我自己科室的人我晓得。

但是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,我想以后是不敢这样果断勇敢了,因为代价太大。我们不只是在和疾病战斗,还同时和愚昧无知、怀疑猜忌,以及各种社会不公纠集出的怨气、压力斗争,而且我们的同盟军很少,看吧,转发这些文章的都是些同行。

网购的玛格丽特花苗到货,小小的绿绿的,栽种安置好它们,这是留给春天的希望,等待姹紫嫣红的时刻。

岁末,平常琐碎的一天。

连载

李花盛开的地方

周尚文



扇阴风伸长竹竿,用网兜兜住房梁上的腊肉,往上一挑,腊肉脱钩,缩回竹竿,辜水碧取下腊肉。如此三番,一小会,房梁上仅有的三块腊肉被全部拿下。干净利落,比游大娘厉害多了。

收拾停当,辜水碧扛了包裹,提一块腊肉,扇阴风劲大,扛了米裤,提两块腊肉,两个贼人快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小屋外面依旧传来游大娘的喊声:“二娃,起床起床!”叫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新媳妇笑眯眯的回音。过一会游大娘直接喊辜水碧,也没有回音,敲门半天还是没有动静。

游大娘感觉不对劲,退后两步,再冲上去用肥胖的臂膀去撞那门。门就一个小小的门闩,那需那么大力?门“咣当”一声打开,游大娘收不住脚,“哎哟!”一声摔倒在地。游老大赶紧跑进小屋,扶

起游大娘。

两人见二娃一丝不挂躺在床上,后门、灶屋门大开,屋子一片狼藉。

“完了完了!遭贼了啊!”游大娘一屁股坐地上大喊大叫。

游老大使劲摇晃二娃,二娃终于醒了。二娃只觉得天旋地转,头痛欲裂,四肢软得没有二两力。二娃揉了揉眼睛,终于看清楚屋子情况。

二娃先是呆呆的,过了一阵大哭起来:“大姐呀大姐,我对不起你呀,我被人骗了呀!你给的钱粮也被偷了呀!”

这时一个小的也哭丧着脸跑进来说:“米缸的米也没了。”

游大娘终于弄清楚,翠花给的5块钱10斤全国粮票也被挨千刀的辜水碧卷走。游大娘就像一匹受伤的狼,猛地从地上爬起来,取了家法(黄荆条),劈头

盖脸朝床上的二娃打去。

二娃也不躲闪,任由游大娘打,只是哑着嗓子哭喊:“打死我吧,打死我吧!我不想活了。”

平时游大娘只敢用黄荆条教训几个小的,因自己行不端走不正,对几个大的不敢动黄荆条,仅仅是嘴上骂几句。现在二娃竟敢把翠花给的钱粮瞒了,难道他也要私吞?游大娘被气得七窍冒烟,心疼钱粮被偷,下狠手猛打二娃。

几个小的一片哭声:“妈,不要打大哥,不要打大哥。”

游老大有气无力站一旁,见此情形,完全没了分寸。

几个大的有的在蹲茅坑,有的在准备上坡的家伙,听到屋子哭喊声一片,急急忙忙回到屋里。

冬瓜第一个进屋,一把夺了游大娘的黄荆条,黄荆条绵软,折不断,冬瓜拿把菜刀气呼呼将其断成几截。

可怜的新郎全身上下起了无数血痕,看上去就像一头黑红相间的另类斑马。

丑牛一摸大哥脑袋滚烫,赶紧去中屋拿了条被套盖上。

这头一片哭喊忙乱,游家院另一头也不消停。

游老么起床,发现屋里面遭贼,急得号啕大哭,而且是边哭边诉。

此时的游老么30好大个儿,人又显老,依旧孑然一身,平时低眉顺眼,受尽白眼,有苦无处诉,想哭又怕人笑,今天正好有个由头,把10多年的苦水一股脑

倾泻出来。

游家院两头一锅粥,中间怎么样?

游二娘刚起床,听到两头一片哭闹,顿时明白:“完了完了,游家院真出事了。”

游二娘两手左右开弓,痛打自己的脸,三下两下,脸就肿了。二儿、三儿看到妈自己扇自己耳光,从来没见过她这样,赶紧上前拉住游二娘双手。

游二娘忽然痛哭起来,也是边哭边诉。

游二娘两只手抱住二儿、三儿的头,泣不成声:“儿啊!以后找老婆更难了,游家院名声更臭了,这可咋办哟?”

游二娘哭诉刚起个头,还没来得及发挥,大儿匆匆进来:“妈!不好了,二娃哥昏过去了。”

游二娘听大儿这一说,赶紧过去探望。

二娃身上盖了好几层被子,把冬天的都用上了。二娃口死眼闭,呼吸还有,但人事不省。

游老大游大娘急得团团转,全无主张。

游二娘赶紧叫撤被子,又叫打冷水敷头擦腋下和大腿根,好在二娃是光身子,少了许多麻烦。又叫丑牛去请赤脚医生。叫游老大游大娘把二娃扶坐起来,大儿拿一根鸡毛去二娃喉咙处扫,旁边长命端了一个木盆,不一会二娃“哇哇”吐了半盆。又把二娃放平,继续用冷水擦腋下和大腿根。